諸史瑣言

諸史瑣言卷四

漢書一

敘例有臣瓚者莫知氏族　學者又斟酌瓚姓附著安施或云傅族既無明文未足取信　按臣瓚劉孝標以爲于瓚宋祁引姚察訓纂辨劉說之非而以爲傅瓚小司馬史記索隱亦以爲傅瓚葢卽本之姚說李善文選注所引臣瓚注四十九條內重見者十七條　而於肅賦洛神賦稱爲傅瓚與姚馬之說同是隋唐時多以瓚爲傅姓而師古獨不之信何耶酈元水經注引薛瓚漢書凡十六條洪武正韵從酈說酈在姚馬之前又稱博約所言當必有據今則難以肌斷矣　酈李二注所引瓚說有顏注所未采者今錄於此以備參考水經河水三又逕典農城東注上河在西河富平縣馮參傳注顏注　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注秦逐

匈奴收河南地徙民以實之謂新秦也食貨志注鮑丘水又南
至雍奴縣北注按漁陽有博陸城霍光傳注潧水渠出熒陽北
注武强城在陽武縣曹參傳注顏注同葢襲瓚語注中牟在春秋之時爲
鄭之堰也及三卿分晉則魏之邦土趙自漳北不及此也
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非衛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
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按中牟
當在漯水之上矣　巨洋水又東北過壽光縣西
注按汲郡古文相居斟灌東郡灌是也明帝以封周後改
曰衛地理志注按東郡有畔觀無灌此注有誤濰水又北過平昌縣東注博昌
有薄姑城此地理志注洭水東南過含洭縣注沅在武陵去洭
遠又隔湘水不得入沅此地理志注凡八條文選西都賦提封
五萬注案舊說云提撮凡也言大舉頭畝也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引
同撮作最地理志注按最應作撮思元賦阽焦原注安臨危曰阽文紀及食貨志

左思詠史詩高眄邈四海注邈綿邈也武紀注　鮑明遠出自薊北門行徵轉屯廣武注律說勒兵而住曰屯景紀注　報任少卿書畫地為牢注以為患吏刻暴雖以木為吏期於不對此疾苛吏之辭也　報孫會宗書田彼南山注按田彼南山蕪穢不治言于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畝豆落而為其雖盡忠効節徒勞而無獲也楊惲傳注　為袁紹檄豫州身被梟懸之誅注懸首於木曰梟高紀注　過秦論執敲朴注以為短曰敲長曰朴項籍傳注　弔屈原文生之無故注先生謂屈原賈誼傳注　吳都賦觖望注觖謂相觖而怨望也盧綰傳注顏同襲瓚也　袁陽源高闕注山名也武紀注顏同襲瓚也　鄒陽上書吳王叢臺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注以為鼎士舉鼎之士叢臺趙王之臺鄒陽傳注顏同蓋襲瓚　聖主得賢臣頌純綿注以為純絲王褒傳顏注同蓋襲瓚　凡十五條又西征賦絡甲乙以珠翠注與造

甲乙之帳絡以隋珠和璧漢書注作孟康未知孰是酈引稱漢書集注李引稱漢書音義其不同者晉灼所集本名曰漢書集注瓚又總集諸家曰集解音義也顏漢書注用舊說往往襲其語而掩其名即瓚說可見矣商榷云地理志末總論一段內雒邑與宗周通封畿句下顏注一段今毛詩王風譜疏引之以為臣瓚注孔穎達與師古同時目睹舊注知其為臣瓚而引之師古攘為己有此類非一近日長沙王氏亦略及之

高紀隆準　玉篇䪼之劣切漢高祖隆䪼龍顏按今史漢竝作準不知玉篇所據何本注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準頰權準也李斐曰準鼻也文穎曰音準的之準李說文音是也師古曰頰權䪼字豈當借準字為之服音應說皆失之　按說文䪼頭頡䪼也則䪼字本義亦不訓頰權段

氏曰服但云音拙耳權頰之名又出漢後也廣雅顴頄頞頗也則鼻莖頰權字並可作頗急就章頭頟頞准準草書眉目耳准師古本作頗注曰頗兩頰之權也然則頰權準字亦可作準顏之規應未爲通論惟史記秦皇蜂目長準自當指鼻言當以李說爲長服音必漢世相傳之音亦未可遽非

常縣咸陽師古曰咸陽秦所都　史記索隱引韋昭語同蓋顏襲之也顏取舊注多有揜其名者者茲爲別出之

坐上坐注上坐音才卧反次如字下亦同　史記正義上在果反下在卧反與顏相反

因餔之注餔音必胡反宋祁曰餔當作必故反　案說文大徐引唐韻博狐反小徐不吾反玉篇補胡反廣韻博孤反又音步則顏音不必改

媪因忽不見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見如字讀爲是

與戰蕭西師古曰蕭縣之西　索隱引稱韋昭

攻下邑師古曰下邑縣名　索隱引稱韋昭

乘城師古曰乘登也　韋昭語見索隱

抵罪師古曰抵至也當也　應劭語見史記集解

臧荼注鄭氏曰荼音荼毒之荼如淳曰音舒師古曰鄭音是音大胡反　案荼古音讀舒禮玉藻諸侯荼鄭注讀舒遲之荀子大略篇諸侯御荼注古舒字史記建元以來年表荆荼是徵索隱荼音舒左傳哀五年傳子荼音舒又音徒是舒音甚古師古不知古音故反以鄭音爲是古人相傳之音各從其傳授不得偏主一音也

得劫五諸侯兵　五諸侯共有十二說應劭日雍翟塞殷韓此一說也按顏曰爾時雍王猶在廢丘被圍卽非五諸

侯之數所駮是則此說非也如湻曰塞翟魏殷河南徐廣說同此一說也洪氏頤煊曰案上文明言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關中謂塞翟三河謂魏殷河南也此所謂五諸侯也雍時在廢丘被圍張耳雖降未得常山之地韓本屬漢不得云刼皆不在數中當以如湻之言爲正周壽昌以洪說爲是按顏謂塞翟不當在數中全氏亦不以此說爲是則此說亦非也韋昭曰塞翟韓殷魏也此一說也按惠定宇取此說而以顏注推之則此說亦爲非也顏注諸家之說皆非也張良遺羽書云漢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復東謂出關之東今羽聞漢東之時漢固已得三秦矣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韓魏殷也此年十月常山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二月魏王豹降虜殷王卬皆在漢東之後

故知謂此爲五諸侯時雖未得常山之地據功臣表云張耳棄國與大臣歸漢則亦有士卒也此一說也按史記正義取師古之說惠定宇云觀下文塞王欣翟王翳殷王卬則韋說近之師古數常山非是張耳從韓信何由同伐楚耶遣兵助漢乃陳餘非張耳按張耳從韓信在彭城敗後惠說不足以折師古第張耳但與大臣歸漢安得有兵則此說亦非也史記索隱師古不數三秦謂常山河南韓魏殷顧滑意畧同乃以陳餘兵爲五未知孰是鄙意韓王鄭昌拒漢漢使韓信擊破之則是不下而破散也韓不在數五諸侯塞翟河南魏殷也此一說也按索隱蓋酌取如徐兩家然謂韓不足數而史表明言從漢伐楚且此時漢已立韓太尉信爲韓王從漢伐楚者乃韓王信非鄭昌安得云破散耶則此說亦非也以上五說乃漢唐舊說也劉邠

刋誤云河南韓魏殷趙也常山安得有兵五諸侯者陳餘其一也王益之西漢年紀考異畧同此一說也按劉王用顏說而以趙易常山然河南殷終不當在數中吳仁傑兩漢刋誤補遺云塞翟魏韓趙也諸侯之歸漢者凡七申陽降卽以其國爲河南郡鄭昌降卽以其國封韓王信而司馬印被虜其地自爲河內郡此三人皆已國除不得與諸侯並張耳與大臣歸漢不言與兵俱惟塞翟魏有國如故而韓王信常將韓兵從並趙相陳餘所遣兵是爲五諸侯此又一說也是說亦主有塞翟二國者似亦非也以上二說宋人之說也至 國朝說者董教增曰顏氏牽引諸王以足五數於義亦非蓋此處五諸侯有河南韓魏殷等而項籍傳贊云遂將五諸侯滅秦又係何人尋其條貫當据故七國以其地言不以其王言也漢定三秦卽故秦地項羽

王楚卽故楚地其餘韓趙魏齊燕爲五諸侯刦五諸侯兵猶後言引天下兵耳故漢伐楚可言五諸侯楚滅秦亦可言五諸侯也此一說也說甚巧王氏非之說見下全祖望經史問答云吳氏以史記雖云元年八月降塞翟二王置二郡而漢書云二年六月雍亡後始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則前此塞翟必如未亡以是爲史記之誤塞翟未亡足充五諸侯之列不知史記於元年書二郡者漢滅二國定其畺漢書於二年書置五郡者漢盡定三秦通正其地界故漢書異姓王表亦云元年八月置二郡與史記同且功臣表云棘丘侯以上郡守擊西魏事在二年三月敬市侯閻澤赤以河上守遷殷相擊項籍事在二年四月則翟塞之不得有其國可見矣蓋魏王從軍見其傳韓王從軍見異姓王表陳餘以兵從亦見其傳而合齊擊楚則見

淮陰侯傳蓋齊人亦以兵從合殷爲五諸侯也或謂漢時置河內殷不在諸侯之列不知此高紀誤也功臣表閭澤赤遷殷相擊項籍殷尙有相則卬尙有國蓋殷已降漢故漢爲之命相而以兵來從卬死始置郡耳合史漢陳平傳敘殷王事觀之知殷時尙未亡史漢二紀及表並誤又曰五諸侯當爲燕趙韓魏衡山燕趙不奉楚令恐楚旣平齊而討之故助漢衡山楚之所貶亦恐楚助漢也按此前後兩說不同是以一人而爲兩說者亦可見此說之不易定周壽昌曰項羽傳亦云刦史紀作部王益之西漢年紀從之荀紀止云漢王率諸侯之師凡五十六萬人無五諸侯三字蓋以其難確指通鑑云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從荀紀不從漢書此一說也以其難定而不定當是闕疑之意王先謙漢書補注曰董以五諸侯爲卽天

下兵古籍旣無是義此與項籍傳五諸侯亦不同雍塞翟常山河南不在諸侯之列諸說允矣全說前後兩歧臧荼聽命在韓信破趙之後吳芮在軍並無確證據理考實前說爲近此一說也其駁董說及全氏後說甚明了而取全氏之前說也已上五說今人之說也與漢唐宋之說又各不同通凡五諸侯爲十二說今按此條歷漢至今迄無定說紀云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豹本傳漢還定三秦渡臨晉豹以國屬焉遂擊楚於彭城韓王信傳漢王至河南信急擊韓王鄭昌昌降漢迺立信爲韓王常將韓兵從月表於二人並書從漢伐楚陳餘傳漢二年東擊楚餘遣兵助漢時餘爲趙王相韓信傳亦云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令齊趙共擊楚彭城是當日彭城之役實有趙兵此三諸侯者並在五諸侯之列確實無疑者韓信傳

言令齊趙共擊楚惠定宇謂是時項羽方擊走齊田榮弟横復收散兵反擊羽何暇遣兵助漢當日傳檄天下齊亦在内特齊方敗北安得有兵助漢全氏謂齊人亦以兵從在五諸侯之内恐不然也陳平傳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迺以平爲信武君將魏王客在楚者往擊殷降而還居無何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事在彭城之前平傳言擊殷降漢攻下殷皆無王字全氏引平傳而妄加兩王字以實其卬尚有國之說然卬之降漢表在二年二月紀則云二年三月下河南虜殷王卬與平傳攻下之事相合是卬降漢後復降楚故漢攻下之至被虜與河南魏之降不同豈能尚有國哉漢表閻澤赤下遷殷相史表作假相乃字之譌且由二月至三月爲時甚暫故平傳云居無何豈尚有置相之事全氏謂卬尚有國恐又不

然也然則全謂齊殷在五諸侯之數而王氏取之其說究亦未可從也全又謂功臣表棘丘侯襄以上郡守擊西魏事在二年三月閻澤赤以河上郡遷殷相擊項籍事在二年四月考之史漢二表二事皆不言年月且襄之擊西魏當在豹叛之後事在二年八月閻澤赤之擊項籍亦當在後非必彭城之役全所言不知何據皆未足以證塞翟之失國惟史記月表於漢元年八月書塞王欣降漢國除為渭南河上郡翟王翳降漢國除屬漢為上郡漢表同此為塞翟失國之確證失國之王何兵之有則謂塞翟不在五諸侯自是定論第舍塞翟河南殷常山五國又別無可以與此數者故周氏有難確指之說而通鑑不言五諸侯蓋有所見矣或云此當以韓信傳為據信傳云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令齊趙

其擊楚彭城葢漢于元年五月襲雍八月塞翟降關中早定兵皆屬漢河南於二年冬十月降殷於二月降雖皆置爲郡其兵新降故仍稱爲諸侯兵齊兵不至五諸侯者魏河南韓殷趙也姑記其說於此

漢王跳注史記作逃　史記集解索隱竝作跳正義無注當亦不殊未知此注所言何本

梟故塞王欣頭師古曰梟縣首於本上　說本臣瓚

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王雜楨曰信本王孫楚地其故有者故曰復得故邑　按故邑猶言故鄉信家在楚意欲復得其故鄉而王之耳信傳之言王孫猶言公子不過當時之尊稱非謂信爲六王之孫子且非非楚裔安得云楚地其故有耶王說非

縣隔千里　按此言秦地之廣相縣隔千里而遥注似不

分明

蕭何治未央宮　此事史記紀表皆在八年

玉卮應劭曰飲酒禮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古卮字作觗說文卮圜器也一名觛所以節飲食象人卪在其下也觶鄉飲酒觶從角單聲禮曰一人洗舉觶觶受四升觗禮經觶內則鄭注卮酒漿器燕禮鄭注古者觶字或作角旁氏按許鄭之說卮觗義殊應合為一非也文選三都賦序劉注卮一名觶誤與應同　卮有大小項羽本紀之斗卮卮之大者也觶受四升此卮觶之殊不可合為一者也玉篇卮下云受四升而觶下轉不言亦誤廣韵卮酒觶爵受四升或作觗尚不誤

逋捕師古曰謂事相連及者皆捕之也一曰在道守禁相屬不絕若今之傳送囚耳劉攽曰逮者其人存直追取之

捕者其人亡當討捕也故有或言逮或但言捕知異物也
一云逮易辭捕加力也逮徒呼名召之捕加束縛矣　按
劉說分別細矣然下文言幷捕趙王敖敖必不亡是劉之
第一說於史意未必合顏之第二說固不足采其第一說
於字義可通
豨將趙利　趙利先已爲王何此時復爲豨將疑別一趙
利故加豨將二字以別之
惠紀五月丙寅太子卽皇帝位　史記己巳立太子按已
巳丙寅後四日也高帝以丙寅葬太子卽位必不能與之
同日當以史記爲是
外郎蘇林曰散郎也何義門曰外郎宜對在中者而言非
員外之散郎也後世散郎稱外郎者乃借用舊名・按百
官表郎中令所屬諸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四郎而無

外郎若如何說則外郎亦是諸郎之一何以表竟遺之續漢書志亦無此名似以蘇說爲是外字之義則可從何或謂續志云議郎不在直中外郎即議郎不在直中故稱外也然議郎秩六百石郎中秩三百石不應其賜轉薄其說亦未可從

及內外公孫耳孫注應劭曰耳孫者元孫之子也言去其高曾益遠但耳聞之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晉灼曰耳孫元孫之曾孫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耳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元孫之子耳孫耳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衍朐鞮單于云烏維單于耳孫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爲元孫元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昆孫昆孫之子爲仍孫從已而數是爲八世則與晉說

相同仍耳聲相近葢一號也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　按李晉二家葢依諸侯王表爲説平紀立梁孝王元孫之耳孫音爲王表耳孫作曾孫也然平紀又云封宣帝耳孫信等三十六人爲列侯王子侯表十一人爲宣孫二十五人爲宣帝曾孫則耳孫統孫以下言之猶詩之稱曾孫正義謂自孫以下至於無窮皆得稱曾孫也顏之規班似未盡然

高后紀迺立兄子呂台産祿台子通四人爲王封諸呂六人爲列侯語在外戚傳　按諸呂之封史記詳具紀中此云在外戚傳故不詳然外戚傳中亦不詳四王封年及六侯之名攷異姓諸侯王表四王封年月皆具外戚恩澤侯表六侯則東平侯庇不其侯種贅其侯勝滕侯更始呂成侯忿祝茲侯瑩也史記庇作莊瑩作榮

文紀或曰陳粟師古讀淖糜也淖溺也考證臣照按宋本
無溺也二字以溺訓淖理不可通溺字當爲泥字之訛
按楚辭七諫怨世王逸注淖溺也則漢人有此訓不必以
疑師古惟淖糜而訓爲溺則理不可通耳顏注淖糜之訓
本於爾雅釋言郭注釋文糯字林云淖糜也淖字林云濡
甚也則注溺字或當爲濡字之訛淩本毛本溺作弱當又
爲溺之訛
河決東郡　溝洫志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
卒塞之師古曰金隄河隄名也在東郡白馬界按酸棗屬
陳留此言決東郡者殆以金隄潰而入於東郡乎
中大夫令免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令名免耳　索
隱言是顏游秦之說
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　按三十

六日之制繫於已下之下乃謂既葬之後非就始崩而言文帝七日而葬則爲四十三日矣景帝十日而葬武帝十八日而葬昭帝四十九日而葬宣帝二十八日而葬元帝五十五日而葬成帝五十四日而葬哀帝百五日而葬并而計之奚止三十六日哉應劭以日易月之說顏劉已駮之

景紀六月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爲列侯　史記在此年春名係同史漢兩表及蕭何傳竝名嘉封武陽錢氏大昭謂當作嘉

淮陽王宮正殿災　史記天火燔雒陽東宮大殿城室徐廣曰雒一作淮按淮陽王宮殿災不當書於紀以雒陽爲是雒陽故都故爲災惟王字或是衍文

十月戊午日有蝕之劉攽曰此年記事十月在年終亦誤

五行志及史記並無

春三月雨雪　五行志同史云雨雹按三月雨雪未足爲災作雹是

車朱兩轓　按轓即周官巾車之蔽鄭注蔽車旁御風塵者其字應作藩左傳以藩載欒盈說文車部軒曲輈藩車是也說文無轓字注中應劭以車耳反出之軓釋轓軓與轓實兩物師古非之是也師古云許愼李登說轓車之蔽也李登說殆出聲類許愼說則說文所無當有誤玉篇廣韵並不以轓爲車蔽字續漢書輿服志注車有轓者謂之軒其說與叔重同可知藩轓爲古今字

至高闕師古曰山名也　北固纘說

置五屬國以處之元狩二年困學紀聞曰注不載五屬國之名原注載云三年考之地理志屬國都尉安定治三水上郡治龜茲

天水治勇士上按治勇五原治蒲澤張掖治日勒此武帝初
置也若金城西河北地屬國置於宣帝時不在五屬國之
數闕注按日勒止注都尉治不云屬國其西河之美稷乎
注可見屠維序集證宋錢文子補漢兵志武帝征伐之餘
夷狄衰耗於是即其歸義者處之塞外爲屬國置屬國都
尉領之陳元粹注引地理志天水勇士安定三水上郡龜
茲西河美稷五原蒲澤皆屬國都尉治按與閻說合考宣
紀五鳳三年始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故王氏
不數西河之美稷又按匈奴傳元鳳三年張掖屬國都尉
郭忠發兵擊匈奴屬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射殺犂汙王忠
封成安侯自是匈奴不敢入張掖是張掖已置屬國都尉
矣翁元圻注按景武昭宣成哀功臣表成安嚴侯郭忠以
張掖屬國都尉匈奴入寇與戰斬犂汙王侯昭帝元鳳三

年二月癸丑封典匈奴傳合考證臣召南按杜佑通典曰
安定上郡天水張掖五原爲五屬國以地理志核之安定
治三水上郡治龜茲天水治勇士滿福五原治蒱澤而張
掖屬國都尉後書郡國志云武帝置知通典之說甚確但
安定天水至元鼎三年始置張掖至元鼎六年始分則此
時豈容先置都尉乎胡三省注通鑑云五郡故塞外以隴
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當之蓋有由也　按五屬國之說
以杜王之說爲是閻陳取西河而遺張掖蓋未攷西河之
置在宣帝時也齊氏以安定天水至元鼎三年始置張掖
至元鼎六年始分爲疑然未置未分之先其地必屬於他
郡如張掖自武威酒泉分則其地本屬於武威酒泉安定
天水不詳所分亦必有所屬何妨先置都尉且屬國都尉
與郡尉異郡尉必有郡若都尉屬國乃武帝所創置不因

於郡則與郡之或置或分無與也地理志一郡而數都尉者甚多如武威酒泉敦煌北地鴈門竝有兩都尉治朔方五原代郡遼東有三都尉治葢邊塞之設都尉與列郡異何足疑哉胡氏別爲一說轉非其實矣至張掖屬國都尉之治日勒亦非無據匈奴傳言右賢王犂汙王四千騎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是可知都尉治日勒故匈奴甫入而兵卽發也地理志日勒下奪屬國二字不知是班漏書抑傳寫奪去至張掖郡居延都尉治乃郡都尉見後書郡國志則日勒之爲屬國益無可疑

諸侯王十五人二年地節　按諸侯王表是年諸侯王存者廣陵王之外則城陽王順菑川王終古梁王定國淸河王年河閒王慶魯王慶忌平干王元長沙王建德中山王福膠

東王音六安王祿真定王由泗水王綜廣陽王建也凡十四人此云十五人與表不合

列侯在國者八十七人　按是年列侯王子侯表得七十六人功臣表得二十人恩澤侯表得十二人此云八十七人與表不合

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死獄中蘇林曰瘐病也囚徒病律名爲瘐如淳曰律囚以飢寒而死曰瘐師古曰瘐病是也此言囚或以掠笞及飢寒及疾病而死如說非矣　按如說是下文不及飢寒說文無瘐爾雅瘐瘐病也釋文瘐本今作瘐瘐爾雅之瘐瘐卽毛詩之愈愈小雅正月憂心愈愈毛傳愈愈憂懼也然則愈瘐其正字瘐其別體耶

置金城屬國　地理志不載金城屬國都尉趙充國傳至金城渡河遂至西部都尉府孟康曰在金城

皆失其中　中如字讀師古音竹仲反非

元紀衆僚久廡師古曰廡古曠字曠空也　按此古叚借字說文廡闕也廣大也曠非其義

盜賊並起吏何不以時禁師古曰時禁謂月令所當禁斷者也　按此蓋言盜賊並起而吏不能隨時禁止之顏說非

成紀京兆尹王章有罪下獄死　章以忤王鳳而下獄何嘗有罪此書法之未當者

先帝劭農蘇林曰劭音翹　潘岳河陽縣詩劭與遼韵蓋亦讀爲翹

西者地震京師　是年地震五行志不載

哀紀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之讖考證臣召南按讖字始見於此高祖以斬白蛇旗幟上赤然張蒼謂漢本水德公

孫臣非之至武帝時猶謂以土德王未有言火德者也亦精子之說亦起于此張平子謂讖起哀平之閒信哉　按趙世家言秦讖於是乎出則讖字非始見於此許叔重說文所錄皆李斯小篆已有讖字是讖之由來久矣且賀良之言賓受之甘忠可忠可成帝時人則平子謂讖起哀平何義門謂賀良爲漢人內學之祖豈其然乎

單于不說語在匈奴傳　按匈奴傳無是事恐紀誤

封宣帝耳孫信等三十六人皆爲列侯　按王子侯表是年封侯者宣帝孫十一人宣帝曾孫二十五人復封者三人一宣帝孫二宣帝曾孫凡三十九人疑此六字誤信封嚴鄉侯東平煬王子先免而復封者胡三省通鑑注謂按表陶鄉侯恢等十五人皆以二月丙辰封不及三十六人之數又無信名蓋恢等皆宣帝曾孫今按陰平侯子一人

樂平侯子三人栗鄉侯子五人桑丘侯子十二人皆隨其父嚴鄉侯信等三人皆先免而復封胡氏偶未檢及故有此疑至陶鄉侯恢等十五人其四人宣帝曾孫其十一人宣帝孫也胡氏未細核

夏四月立代孝王元孫之子如意爲廣宗王至廣德王

王子侯表是年四月丁酉封侯者四人紀未及

讀史瑣言卷五

漢書二

異姓諸侯王表考之於天　師古注本韋昭

諸十八王月而列之攷異曰長沙王吴芮漢高所封不在十八王之數　按吴芮初爲衡山王安得云不在十八王之數漢高時特改封長沙耳此言十八王蓋不數漢漢書自應尊漢不容與十八王同列

田榮擊都降楚考證臣召南按此表書事較史記每移前一月如此事史記在五月此文則在四月　按此事史表亦在四月未嘗移前一月也齊說誤

十月欲以陳餘爲代王號成安君　史表在十一月

高后元年初置魯國四月王張偃始　按張耳傳偃之王在高后六年元年時張敖尚在偃未必先爲王

諸侯王表穀泗以往臣瓚曰穀在彭城泗之下流爲穀水

按水經泗水篇無穀水之名未知瓚說有所受否地理志沛郡縣穀陽注應劭曰在穀水之陽然則穀在沛不在彭城

城陽共王喜徙淮南四年　傳作五年

元始元年王俚以雲弟紹封　元始乃永始之譌成紀可證

孝王横考證横小宋板作烘　傳亦作横

荆王賈高祖從父弟六年正月丙午立　傳言高祖從父兄此言弟未知孰是

代頃王陽嗣二十五年　傳作二十四年誤

河間頃王緩　緩傳作授與史記世家年表合疑是授譌爲綬綬又譌爲緩也

爲文王睃嗣十九年　傳爲十八年按睃以陽朔二年嗣至建平二年爲十九年三年王閔紹封於事固合然傳言睃薨無子國除則中間或絕一年亦未可知難遽定爲孰是

廣世王宮以易王庶孫盱眙侯子紹封　傳曰立建弟盱眙侯子宮爲廣陵王紀曰立江都易王孫盱眙侯子宮爲廣川王按廣陵廣川廣世三處不同說詳攷異考王子侯表盱台侯蒙之江都易王子元鼎五年坐酎金免自元鼎五年至元始二年計百十四年何以其子尚在此可疑也

平干繆王元嗣二十四年　傳作二十五年是此表誤

廣德夷王雲　紹封一年薨　傳作三年誤

廣平王漢以夷王弟紹封十三年王莽篡位貶爲公明年廢　紀傳皆名廣漢或表奪廣字傳云廣平薨無後平帝

元始二年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爲廣德王奉靖王後王莽時絕廣川王傳云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襄隄侯子㒟爲廣德王奉惠王後按倫卽㒟也旣爲惠王曾孫自應奉惠王後不得奉靖王後此傳文踳駮之甚者㒟卽靜王㒟見後

廣德靜王㒟紹封四年　傳作二年誤

泗水戴王賀紹封二十年　傳作二十二年蓋自太初三年至始元六年實二十二年也然元鳳元年紀云泗水戴王前薨究難定其薨在何年

東平王開明嗣立五年　傳作三年未明孰是開明兄子匡居攝元年爲東平王或當以表爲是

王子侯表德哀侯廣封十年薨官本作七年八月薨考證曰監本作十年薨凡數目字監本多舛今並以宋本是正

按德以高祖十二年立高后二年薨實十年各本不誤官本改之轉誤矣

上邳侯郢客封七年爲楚王　七史表作八是

管侯偃嗣十年　史表十下有一字

營平侯廣嗣十一年　史表一作二是

宛朐侯埶師古曰埶音蓺　據史記索隱此蕭該音

句容考證臣召南按表下注某地指侯國所在也此文可疑句容縣屬丹陽會稽但有句章無句容也　按此恐是句容初屬會稽後屬丹陽表就其初封時言耳地理志丹陽故鄣郡屬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陽此侯以元光六年封其時尚無丹陽郡故句容屬會稽也

龍丘侯代菑川懿王子　史記作江都易王子此云在琅邪則非江都王子矣

戴侯骨　骨德本官本作胥淩本作貴按作胥爲是胥者胥之別體與骨形近而譌猶七發胥母之場之譌爲骨母也胥之作胥當因篆文而省楊愼以爲古字未必然

距陽憲侯匄封十四年薨元鼎五年侯涉嗣坐酎金免　史表侯劉匄止八年元狩五年侯渡元年元鼎五年侯渡有罪國除與此異

陪繆侯則封十一年薨元鼎二年侯邑嗣　史表繆侯十二年元鼎三年侯邑元年

胡毋侯楚濟北式王子　按自上五據以下五侯此表爲濟北式王子而史表並爲濟北貞王子未知孰是濟北貞王子成上無式王則式疑成之譌史記索隱謂漢表自安陽已下是濟北式王子史表陪叢二侯在富之後合之凡八侯爲濟北式王子與今本又不同

濕成後更爲端氏侯　端氏屬河東此疑以其近邊塞而改封也離石藺臨河土軍千章當亦同時改封代王改封清河在元鼎三年代既徙故其子孫亦從之徙也惟邵與利昌未改封

博陽頃侯就封薨　史表十二年

侯終古嗣史表元鼎三年侯終吉元年

被陽穅侯偃二十八年薨始元二年頃侯壽嗣　偃史作隅按元鼎五年至始元二年爲二十七年疑始元二年當爲三年

簡侯陽都　史表元鼎三年今侯都陽元年

春陵戴侯熊渠嗣五十六年　六當作五

原洛侯敢封二十六年　二十六當作三十三

挾術侯昆景　昆景史作昆吾攷證臣浩按此侯弟即挾

羹侯霸封又同日不應有兩挾侯疑有一誤按此當從史作扶溝爲是

封十六年、十六當作二十七

甘井侯光封二十五年　二十五當作三十一

襄隄侯聖封五十年　五十年當作五十六年按自麥侯昌以下二十六侯此表作元鼎元年封史表作元狩元年封故年數全差惟餅侯不差耳恐是此表誤也

臯虞煬侯建元封元年五月丙午封九年薨　臯虞志屬琅邪按以下三侯史表元鼎元年封此作元封恐此誤侯建史表立三年元鼎四年今侯處元年此奪侯處一代侯建年亦不符

王子侯表下新鄉　按王莽傳作信鄉志信鄉侯國屬清河　侯佟嗣元始五年上書言王莽宜居攝按莽傳信鄉

侯終上言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襃紀子稱侯安漢公國未稱古制其上書言莽宜居攝乃泉陵侯慶與終為二人二事此表誤

祚陽下注廣平　志無按左傳昭七年與之萊柞注柞山名此祚字疑應作柞其地在柞山之陽也

貰鄉　左傳僖二年注梁國蒙縣西北有貰城當即其地

高陽　史記高紀注文穎曰聚邑名屬陳留圉縣按圉縣志屬淮陽國志琅邪有高陽侯國

嚴鄉侯信居攝二年東郡太守翟義舉兵立信為天子兵敗死　翟義傳義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以都試日朝觀令然則嚴鄉武平皆當在東郡境內又云義與信棄軍庸亡捕得義卒不得信則不當云兵敗死也又信兩子穀鄉侯章德廣侯鮪志不錄其居

攝時所封歟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堂邑　侯本百戸　史作千八百戸為是封六年𡙇高后五年共侯祿嗣十八年　二侯之年互譌史表可證

曲周　志廣平國曲周縣武帝建元四年置按曲周侯寄以景中二年有罪免國除至武帝時始爲縣也

蓼夷侯孔聚　聚德本淩本官本作藂與史記合按索隱姚氏案孔子家語云子武生子魚及子文文生冣字子產說文以冣爲積聚字此作藂不同據此則作聚爲是

汁防終侯桓嗣不得年　史表孝景中六年終侯桓元年何以此言不得年且上言侯野嗣十年薨此侯以酎金免則終非謚猶言末代耳

海陽哀侯昭襄　昭襄史作招攘

栁丘　以三隊將侯八千戶　栁丘索隱云縣名屬勃海今志勃海栁縣無丘字汪遠孫疑志奪三隊將史作二隊將千戶上無八字按侯角免時戶三千不應封時戶數轉多八衍文

臺　縣屬濟南索隱以爲臨淄郡之臺鄉縣非也臺鄉屬齊志無臨淄郡

樂成中涓騎從洪邁曰中涓騎從史記不載此官名　按此蓋以中涓而爲騎也從字下屬史表同洪說誤

鄗成師古曰鄗音陪又音普肯反　史作蒯成索隱音苦壞反按說文蒯讀若陪右扶風鄠沛城父並有蒯鄉則未知緤所封在何處此表云在長沙志無

安平敬侯鄂秋封十二年　簡侯嘉嗣九年　二侯之年互譌史表可證

北平文侯張蒼千二百戶　史二作三

高胡　封二十五年　五應作六

厭次侯爰類　爰類史作元頃按東方朔傳平原厭次人則厭次前漢縣屬平原後廢故志不具

復陽康侯拾嗣二十三年官本作二十五年考證臣照按監本別本俱作二十三年非也計孝景六年至元朔元年恰二十五年知宋本是從之　按史表亦作二十三年孝景六年至元光六年也即并元朔元年數之亦不足二十五年況元朔元年侯彊已嗣乎考證以宋本爲是何也

朝陽　侯國屬濟南索隱以爲南陽之朝陽縣非也三月壬寅史作丙寅

棘陽　二千戶　史作千戶

宋子　五百三十六戶　史作五百四十戶

猗氏　千一百戶　史作二千四百戶

清簡侯室中同室中同史作空中徐廣曰一作室索隱室中同空一作窒窒中姓見風俗通按漢韓救後碑庫窒中郎叚窒爲窒是窒窒古人通用廣韵引藝文志窒中周著書十篇以宅中爲漢複姓今藝文志逸此文

平嚴侯張瞻師　史爲繁侯彊瞻按平已封工師喜不應復封張瞻師宜從史爲是

禾成公孫昔　史昔作耳水經濁漳水注亦作耳

陽平與大樂令中可　史中作無按中可人名爲大樂令者

廣阿　夷侯敬　敬史作竟爲是其子謚敬侯必不以父名爲謚

戴敬侯祕彭祖　左傳隱十年注戴國今陳留外黃縣東

南有戴城釋文故國在陳留志梁國留縣故戴國
中牟　二千二百戶　二百史作三百
博陽　史云千四百戶
穀陽共侯熊嗣十八年　孝景二年隱侯圳嗣三年　謚
侯解中嗣十二年　史表共侯十九年孝景三年隱侯卬
嗣二年獻侯解十五年與此異此十二年則明是十五年
之譌
高梁　志闕按左傳僖二十四年高梁注高梁在平陽楊
縣西南當是其地
偃陵　二千七百戶　史無二千字
十二月封　當從史表作十二年中爲是十二月已見前
不得六月後又稱十二月
鹵　十二月封　鹵縣屬安定十二月史作十二年六月

是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建成哀侯　史哀作敬與建平互異

建平敬侯　史敬作哀　侯回嗣四年　據史表四年乃元光四年非侯回嗣四年也

江陽中二年懿侯盧嗣八年　中二年當從史記作中三年方合八年之數

翕侯　元朔二年擊匈奴官本作三年考證三年訛二年從宋本改　按三年無擊匈奴事此宋本之譌史表亦作二年

左王商摧曰監板作左右王疑非史記作左賢王是也按趙安稽從驃騎將軍擊匈奴與左賢王接戰爲元狩四年事匈奴傳兩言左王可證左賢王之稱左王亦如右谷蠡

王之稱右王也各本皆衍右字惟毛本不誤右王見下合騎軹從平三侯表

從平　以從長平侯功封故曰從平

宜冠　二年五月庚戌封　史表作正月乙亥志疑本作正月形近而譌殷術正月壬申朔無庚戌而在丙戌後疑戌戌之譌　按霍去病傳從票宜冠之封在元三年之夏以武紀攷之元狩二年去病春出隴西夏出北地北地役返始行賞然則梁氏謂五月本作正月者其說非史亦誤

煇渠　二年二月乙丑封　按此侯與從票宜冠同時所封則二月爲五月之譌然五月既有丙戌不得復有乙丑必有誤

下摩　六月乙亥封　按此侯乃匈奴裨王從昆邪王來降者降在是年之秋不得六月已封必有誤

濕陰　三年七月壬午封四月薨　按昆邪王以元狩二年秋來降當時侈張其事必不遲至次年秋始封梁氏志疑以七爲十之譌似爲近之

開陵侯成娩故匈奴介和王將兵擊車師不得封年　按西域傳在天漢二年然開陵已封東粵建成侯敖侯祿至延和三年要斬國除恐成娩之封當在三年之後

丞父侯孫王四年三月乙酉封　按丞父卽前承父也三月當爲五月承父侯續相如以延和四年四月癸亥要斬至五月而以其邑封孫王也

弋陽　百官表宣帝地節四年弋陽侯任宮爲太常四年坐八盜茂陵園中物免而此表不言爲太常此表漏也史表亦言爲太常及行衞尉事

外戚恩澤侯表漢陽高后元年九月丙寅封　史作五月

志疑云五月九月皆無丙寅按梁氏言五月癸巳朔丙寅在其前二十七日在四月則此九字當作四也侯種以四月乙酉封沛侯産以四月辛卯封洨侯平以四月庚寅封扶栁祿既同時所封自當同在一月也丙寅至乙酉二十日至庚寅又五日至辛卯又一日

昌平侯大二月癸未封　二月上史有四年二字此奪以下並四年所封

蓋元光三年頃侯克嗣　史表元狩三年侯偃元年無頃侯克及下侯受按侯信立二十五年兩表同自孝景中五年盡元狩二年其數正合不得元光三年已有頃侯克元光蓋元狩之譌元狩三年盡元鼎五年爲九年史表不數免年故侯偃書八年此有克受兩代未詳孰是

發干　志干作千按莽曰戢栒則千字是

博陸　北海河間東郡師古曰光初封食北海河間後益封又食東郡　按河間已別爲國何以得爲光食邑所未詳也

陽都　陽都縣屬城陽國然城陽別爲國未必以其縣封彭祖嘗是别有陽都

將陵　三月乙未封　按將陵平臺博望樂成博陽並以元康三年封宣紀可證三月上奪元康三年四字故平臺等四侯之年皆不合

封五年神爵四年薨　元康三年盡神爵四年凡六年五四二字必有一誤

褒新莽篡位爲信遷公　信遷當作新遷王安先爲公後爲王莽傳可證

賞都莽篡位爲天子　天當作太莽傳可證

殷紹嘉侯孔何齊以殷後孔子世吉適子侯　元紀封孔
吉爲殷紹嘉侯紀表不同
新甫　罔上下獄　罔上當有坐字
褒魯節侯公子寛　平紀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爲褒魯侯
不言公子寛紀表不同
防鄉　五年閏月丁丑　按防鄉與紅休等凡十二侯皆
同時封下表並作丁酉則此丑字誤平紀封在正月此言
閏月紀表不同
蒙鄉侯逯普　莽傳作同風侯逯竝按同風或莽所改普
字本作普譌隸爲竝
百官公卿表上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
卿與六卿爲九焉　攷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六
卿三孤爲九卿按許班語意以三少與六卿爲九說與康

成合商搉謂班以三公六卿爲九似未得班意

郎中令秦官注臣瓚曰主郎內諸官故曰郎中令秦策段產謂新城君篇今臣處郎中鮑彪注郎廊同漢官表注主廊內諸官吳師道正曰廊字通作郎不謂郎爲廊衞策至郎門而反衞使客事魏篇吳師道補注按韓非子使郎中自開道於郎門之內愚恐郎即廊按鮑彪以郎中爲主廊內諸官其說固非而以郎爲廊其說是說文廊字見於新附曰東西序也是小篆本無廊字後漢申屠剛傳注廊殿下屋也廣韻殿下外屋也是郎官因居於郎中故即謂之郎耳續漢志謂羽林郎宿殿陛巖下室中故號巖郎是可見郎之命名其本義如此韓非之語尤爲明確董仲舒傳游於巖郎之上注晉灼曰堂邊廡巖郎謂巖峻之郎也司馬相如傳築郎臺師古曰郎堂下周廂也後漢韓勅後碑庫室中郎廊作

郎並可見漢人皆用郎
典客秦官掌諸歸義蠻夷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屬官有行人令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行人爲大行令　按典客所掌蓋周時司儀象胥之職景帝雖更名大行然與周官之大行人不同此行人亦與春秋時行人不同春秋時之行人則周官小行人行人行夫之職也

少府　屬官有尚書符節太醫太官湯官導官樂府若盧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東織西織東園匠十二官令丞劉攽曰按此凡十官言十二誤也　按尚書一符節二太醫三太官四湯官五導官六樂府七若盧八考工室九左弋十居室十一甘泉居室十二左司空十三右司空十四東織十五西織十六東園匠十七實十七官此云十二疑有誤劉言十官亦未是也左弋居室是二官

或以爲一官者非觀武帝更名可見

居室爲保宮　續漢志守宮令本注曰主御紙筆墨及尚書財用諸物及封泥按守宮卽保宮也避順帝諱爲守宮

初置尚書員五人考證文獻通考曰其一人爲僕射四人分爲四曹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客曹又置三公曹是爲五曹臣召南按後志及宋志尚書令尚書僕射尚書丞皆秦官而漢因之此表言初置者謂尚書之分五曹自成帝始也　按後志尚書令注曰承秦所置尚書成帝初置未嘗云皆秦官也葢秦時有尚書令丞漢初因之成帝始置尚書員五人其一人爲僕射四人分爲四曹然則尚書僕射尚書皆非秦官矣後志云尚書令武帝更爲中書謁者令而此表尚書令中書謁者令並列亦不言武帝更名似與後志稍異然後志又言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

此表言成帝更中書謁者令爲中謁者令則成帝時尚書令中謁者令並有武帝時有中書謁者令無尚書令表文未及分析言之

水衡都尉　又衡官水司空都水農倉又甘泉上林都水七官長丞皆屬焉上林有八丞十二尉劉攽曰都水官處處有之按表少府三輔皆有焉水衡屬官先敘九官令丞矣後列長丞又云上林計令長不當並置然則甘泉上林長是一官甘泉都水是一官自衡官已下凡六官言七者誤也　按如劉所言則顚倒表文恐無是理且旣言令長不當並置何以又云甘泉上林長是一官乎詳表文前已列上林令丞此必不又稱上林長丞都水亦不應重見竊謂甘泉上林都水乃專主甘泉上林之水官故用一又字以別於他處之都水七官者衡官一水司空二都水三農

𥁕倉玉甘泉都水六上林都水七也上文言郡國諸倉農監是農倉爲二官劉誤合爲一故疑七字誤

内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　按周秦官名雖同而職掌及位之尊卑不同

是爲長吏　與下文少吏對言則長讀上聲

百官公卿表下高帝五年太尉盧綰　史年在二年

軍正陽咸延爲少府　功臣表梧侯陽城延以軍匠從起郟入漢後爲少府作長樂未央宮築長安城先就侯史表城作成然則咸乃成之譌軍正亦當作軍匠延以作宮築城侯蓋長於工事者

中地守宣義爲廷尉　高二年置中地郡服虔曰中地右扶風也

孝惠六年絳侯周勃復爲太尉　史表在高后四年

七年典客馮敬爲御史大夫　史表在九年

十四年內史董赤　史記紀表並云內史欒布而布傳不言爲內史赤赤成侯諜子

孝景四年御史大夫介　史表介作蚡介蚡未詳孰是然非田蚡

中二年中尉考證臣照按中尉下脫一字益中尉某也古本亦脫　商推疑此爲衍文按上文郅都爲中尉三年免計都之免正在此年則考證以爲奪一字者其說是

後二年中尉廣意　中六年甯成爲中尉四年遷建元元年爲內史不得又有中尉廣意此不知何處之文錯簡在此

建元三年　按元年書灌夫爲太僕二年爲燕相則此年應書代夫者而表缺也攷二年石慶爲內史此石偶爲內

史而不書慶之遷免慶傳言爲太僕而表亦不書疑慶爲內史一年即代　爲太僕爲太僕三年徙爲齊相而賀代之如此則表傳並合矣
元狩四年戚侯李信成爲太常二年坐縱丞相李蔡侵道免宋祁曰據功臣表合在五年　信成戚侯李必曾孫功臣表元狩五年坐爲太常縱丞相侵神道爲隸臣按信成爲太常二年而以五年免則此表在四年不誤道上當有神字
元鼎六年少府豹爲中尉　武紀是年王温舒尙爲中尉豈温舒往擊東越而豹即代之耶
太初三年牧丘侯石德爲太常三年坐廟牲瘦入穀贖論功臣表坐爲太常失法罔上祠不如令完爲城旦
天漢二年新時侯趙第爲太常五年　功臣表新時侯趙

第太始三年坐爲太常鞫獄不實入錢百萬贖死按是年至太始三年爲六年不知功臣表誤抑此表簡錯也
太始三年容城侯唯塗光　功臣表光乃容城攜侯徐盧之孫按據此功臣表攜字當從史記作唯在侯字下徐當作涂唯涂姓也
四年江都侯靳石爲太常四年坐爲謁問囚故太僕敬聲亂尊卑免　功臣表江鄒侯石汾陽侯靳彊之曾孫也太始四年坐爲太常行幸離宮道橋苦惡太僕敬聲繫以謁聞赦免與此表異江都自是江鄒之譌四年恐亦有誤
征和三邗侯李壽爲衛尉　功臣表壽以征和二年封三年誅則爲衛尉二年
孝昭始元元年執金吾河東馬適建子孟任職六年坐殺人下獄自殺　昭紀元鳳元年適建尙與韓增田廣明擊

武都氏則云六年誤也

五鳳正齊王平子心爲廷尉四年昭紀始元二年稱故廷尉王平是平前已爲廷尉而表失書也平以元鳳三年要斬則丙年當云五年

元鳳元年左馮翊賈勝胡二年　勝胡以三年要斬則此二年當云三年

六　便樂成爲少府四年卒　恩澤表樂成以本始元年封一年薨自是年計之爲三年而云四年誤也　便侯表同杜周傳作史霍光傳作使師古以便爲誤然恐是便誤爲使使又誤爲史耳廣韵便姓引樂成

地節元年水衡都尉朱輔爲右扶風博考證監本風字下衍博字今删　按博字非衍爲字衍也朱輔代于定國博代朱山拊與上文相應上文于定國爲水衡都尉二年遷

不得復有朱輔故知輔代定國者也

孝元初元元年水衡都尉考證曰監本脫馮奉世三字從宋本補　按商榷以此爲衍文未免武斷考證以爲奪馮奉世三字亦非奉世以元康四年爲水衡都尉十四年遷至黃龍元年已得十四年是年爲執金吾矣安得復書奉世之名此水衡都尉乃代奉世者失其名耳此可見宋本之不足盡信

建昭三　按元年書韋元成爲少府二年則此年當有代元成者不書闕也攷儒林嚴彭祖傳授琅邪王中爲元帝少府此表無王中當即代元成者當據以補之自四年少府延後元帝之世少府無缺人者故知必是代元成者

永始二年二月丁酉特進成都侯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

按二月荀悅漢紀作三月非也下書翟方進爲御史大

夫言三月丁酉則二月不得又有丁酉矣紀書二月癸未

癸未至丁酉十五日

孝哀建平二中尉趙玄爲御史大夫　按中尉乃中少府

之誤上文可證

元壽二五月甲子大司馬衛將軍賢更爲大司馬六月乙

未免　按乙未當作已未哀帝以戊午崩賢即以已未免

六月有戊午不得有乙未

孝平元始元年侍中奉車都尉甄邯子心爲光祿勳三年

遷　三年似當作二年

古今人表絫祖　大戴禮帝繫篇史記五帝紀作嫘祖山

海經作雷祖

昌僕　大戴禮僕作濮

嬌極老童妃生重黎　大戴禮老童娶於竭水氏竭水氏

之子謂之高緺氏產重黎及吳回世本老童娶于根水氏謂之驕福並與表異

陳豐帝嚳妃生堯師古曰卽陳鋒是也　大戴禮帝嚳次妃曰陳豐氏產帝堯詩生民正義引大戴曰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檀弓正義引大戴鋒作豐史記曰陳鋒氏女

女潰　陸終紀生六子　大戴禮陸終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氏索隱引世本作女嬇　按潰隤嬇同聲相通宋本潰作漬

四曰會乙　按此文悉本楚世家則乙當從史記作人大戴作鄶人

女罃　大戴禮作女匽帝王世紀作女英

朱斨柏譽　書作殳斨伯與

東不訾　四入目曰或云不識

秦不虛　四入目曰或云不空逸士傳作不空　按注虛或作字宇疑空之譌

后夔元妻楊愼曰夔后夔也居夔于上中出后夔于上下是以一人而二之謬甚矣考證臣召南按表中品目乖違誠可訾議若此文恐是連元妻讀不謂后夔是弟七等人也　按后夔元妻有仍氏女見左傳昭二十八年

有扔君　左傳作有仍

韓浞　左傳作寒浞

奡　論語作奡左傳作澆

殪　左傳作豷澆弟

柏封叔　左傳作伯封后夔子

楚熊鍚　盤子　史記熊勝以弟熊楊爲後索隱鄒誕本

作熊錫一作煬　按錫當作錫
共王伊扈　世本同史記作繄扈
陳慎公　史記慎公圉戎當周厲王時
秦嬴　非子子　按史記非子號曰秦嬴實一人也此以
爲二人與史記異
魯厲公　史記名擢世本名翟
燕惠公　邵公九世　此據燕世家爲言由此推之班多
本馬而與馬差互者傳寫之失
齊武公　厲公子　史記獻公子此厲字譌表前無厲公
宋父　家語名周
秦中伯子　史記公伯子也此云伯子而表無公伯傳寫
奪也
晉獻侯　史記名籍世本及譙周作蘇

晉繆侯　史記名費王鄒誕本作弗生

曹惠伯　史記名兕孫檢曰或云雉或云弟或云第

宋大金　考父子　家語無此一代

陳厲公　春秋名躍史記名他而此云桓公弟其襲史記之說作桓公弟躍桓公子史記以為太子免之弟

惠王毋涼　與世本同史記名閬

衛戴公　史記名申

宋方叔　嘉子　家語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與此異按此小字則上父宋孔父下奪嘉字矣方防古通方叔畏華氏之逼奔魯而此以為嘉子與杜氏左傳注孔父嘉子奔魯之說合防叔已奔魯不得復稱宋下伯夏同

秦共公　春秋名稻史記年表名和索隱云名貑

周定王揄　史記揄作瑜

楚嚴王　春秋名旅史記名侶

蜎子　名淵見藝文志史記作環淵

鄭無恤王艮　左傳杜注以鄭無恤王艮爲一人以傳文稱子艮又稱鄭艮也此以爲二人與杜異

計然黃履翁曰計然爲范蠡所著之書也蔡謨之注審矣而表既書范蠡又書計然何考訂之不精耶　史記貨殖傳集解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計駰案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嘗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按計然即吳越春秋越絕之計倪蔡謨之說師古於貨殖傳注中已駮之黃寀以規班似未見顏注也

貞定王　元王子　史記爲定王介按世本敬王子貞王

介貞王介介子元王赤此表以元王爲敬王子貞定王爲元
王子與史記同而元王之名則與世本同史記集解引皇
甫謐曰元王二十八年崩三子爭立立應爲貞定王索隱
非之然據此表則貞定之稱實有所本非謐杜撰
晉定公昭公孫　定公已見前此定字誤也後文晉幽公
懿公子而表無懿懿公則定當爲懿之譌昭公孫當云哀公
子史記年表有哀公忌懿公驕而世家則稱哀公驕而無
懿公恐是世家之誤
周夷烈王喜　史記無夷字
宋辟公　史記名辟兵挼不得以名爲謚索隱云謚桓
衞聲公　史記名訓世本曰聖公馳
衞成公　史記名遬世本名不逝前穆侯已名遬則世本
是時衞貶號曰侯當云成侯

周顯聖王扁　史記無聖字

諸史瑣言卷六

漢書三

律歷志而五量嘉矣　攷工記㮚氏嘉量既成方尺而圜其外　㮚氏文

論語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　論語所言乃車衡非權衡

銅爲物之至精劉云當爲銅之爲物至精宋祁曰當去之字　按如文讀亦通

六物者歲時數日月星辰也攷異云數字衍　按錢說是此卽左傳士文伯所言者

故漢志曰　此漢志不知何人所撰當在劉歆之前

禮樂志樂官師瞽註諸侯者追繫其地劉攽云顏云追繫其地是謂周以前未有齊楚秦蔡也不亦謬乎　按齊地

左傳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逄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是太公以前不曰齊也太公始都營邱胡公徙都薄姑獻公後徙都臨菑盖三徙矣秦自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閒始爲附庸邑於秦谷是非子已前其地乃谷名非國名也周之前蔡亦無聞惟荆楚之名殷時已有耳劉之規顔豈其然乎

制宗廟樂　按叔孫通所定諸奏猶存古意惟其音不傳創傳亦莫能知與古合否通因秦樂人制氏當創秦樂官既云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則或尚存古音魏文侯言端冕而聽古樂可見六國時古樂未盡亡也惟房中樂爲楚聲則不免鄭衞之譏然非通所造

金支秀華注張晏曰金支百二十支　文選顔延年宋郊祀歌金枝注引此注作應劭金枝下有銅鐙二字

郁蒡遂芳窅𡨋桂華 以韵求之二句疑倒

青陽三鄒子樂 此章暨朱明西顥元冥三章並有鄒子樂之文未詳其義恐是撰者人名此四章蓋分春夏秋冬四時

歷無草 楊用修以歷爲櫪草爲皁曲說不可從不如舊注爲得

刑法志於盛德臣等所不及 於歎美辭猶後之言甚盛德也

凡此五疾許應元曰五疾者謂禮教不立隄防淩遲一也死刑過制二也生刑易犯三也民窮斯濫四也豪傑務私姦有所隱五也 許說非補注云禮教不立一也刑法不明二也民多貧窮三也豪傑務私姦不輒得四也獄犴不平五也按王說是今隄防淩遲以下即申明禮教不立數

語之意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至亦猶此矣乃申明豻獄不平之意而始以凡此五疾結之可見獄豻不平當在五疾之一

食貨志　此志本平準書惟馬以平準爲主故言貨而略食此分食貨爲二靚馬爲整贍矣陵夷至於戰國至盡地力之教數語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至猶未足以澹其欲也一段漢興至歲不過數十萬石一段其後上郡以西旱至固其變也一段秦兼天下至使放鑄一段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錢至烹私羊天乃雨皆本平準書字句雖有增損大旨同也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平準書云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又云禹貢九州各因其

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
倦又云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
刀或龜貝按夏后氏之言貨者禹貢所稱厥篚厥貢是也
司馬所言實本禹貢固非靡得而記者逸周書言湯時四
方獻令卽殷之貨也則其略亦可言也說又見考證
歲有凶穰 至 百倍其本矣　見管子國蓄篇國蓄輕重篇
之六也蓄賈蓋如今之國戶
故萬乘國之 至 千金之賈者　見管子國蓄及輕重甲篇
利所有井也 至 不得豪奪吾民矣　見國蓄篇
古者天降災戾師古曰一曰戾至也　此注見國語
吏發兵誅之宋祁曰發兵誅之當去兵字　按去兵字則
文難通史記亦有兵字
廢居居邑　師古說本史記集解

夫周禮有賒貸　師古注悉本周官文及注而注中其從官貸物者以共以共二字未詳當有譌奪

郊祀志以爲宗應劭曰宗大宗也臣瓚曰宗宗伯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宗宗人主神之列位尊卑者也春秋左氏傳曰虢公使祝應宗區享神也又云祝宗用馬於四墉竝非宗伯及大宗也劉攽曰予按春秋外傳曰夏父弗綦爲宗自稱曰我爲宗伯宗伯非宗何哉何義門曰宗人宗伯之屬周禮春官有都宗人家宗人　胡氏匡衷儀禮釋官曰案掌禮之官天子有大宗伯小宗伯諸侯以司馬兼之無宗伯唯立宗人而已禮記文王世子云宗人授事雜記云宗人納賓是諸侯謂之宗人也春秋時諸國皆不見有宗伯而左傳稱魯夏父弗忌爲宗伯似魯獨立宗伯之官然魯語止云夏父弗忌爲宗又云宗人夏父展哀二十四

年傳云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定四年傳稱分魯以祝宗卜
史杜氏解宗爲宗人則魯無宗伯可知鄭注大宗伯及禮
器引左傳俱云夏父弗忌爲宗人疑今本作宗伯者誤也
韋注云宗宗伯蓋以諸侯之宗人與周禮宗伯職掌同耳
弗忌云我爲宗伯亦僭稱按胡氏之說可以申顏而抑劉
然尚書顧命授宗人同傳宗人小宗伯是小宗伯稱宗人
則諸侯之宗人卽王官之小宗伯故亦得稱宗伯弗忌之
言當有所承未爲僭也則臣瓚之說未爲誤也雜記云大
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孔疏引皇氏云大小二宗
並是其君之職來爲喪事是以又謂宗人爲大宗曾子問
云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
人從孔疏云宗人卽大宗又祭統云大宗執璋瓚亞祼是
也據此則應劭之言大宗卽宗人耳顏以二說皆非亦拘

墟之見

顓齊師古曰齊讀曰齋　楚語作民瀆齊盟韋昭曰齊同也按此當依國語爲齊盟詩黃鳥不可與明箋明當作盟使復舊常亡相侵瀆　自民之精爽不貳至此並國語觀射父之詞

禋于六宗　注孟康所載四說弟一說爲鄭元弟二說爲孔光劉歆弟三說爲賈逵皆見於書疏第四說葢卽歐陽及大小夏侯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之說而又變之近人多以屬孟康然康稱或曰則非康語可知劉昭續漢書注稱引十餘家而不及此未知爲何人之說

後十三世世益衰　考證臣召南按自成王至幽王歷康昭穆恭懿孝夷厲宣幽凡十一世封禪書作十四世此文

作十三世並譌　按此文十三世蓋承上文後三世來上三世數至紂此十三世當爲自武王至平王凡十三世其後十四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考證臣召南按封禪書作其後十六年以十二諸侯年表核之周平王元年秦襄公之八年也初立西畤及文公十年作鄜畤恰十四年此文是也史記札記曰案襄公十二年卒文公四年至汧渭之間會則十六年是　按二說不同據此文十四年下云卜居汧渭乃文公四年事則札記說是下文屢言作某畤若干年而此弟言其後若干年是不從作西畤之年數起也

作陳寶祠後七十一年秦德公立考證臣召南按封禪書云作鄜畤後七十八年以年表核之自文公作陳寶祠至德公元年止七十一年若自文公作鄜畤討之當作八十

年凡此類皆班氏密於史記　按史記年表文公十年作鄜時此年不算其後文公十一年至五十年爲四十年卒公十二年出公六年武公二十年卒而德公立實七十八年史文未嘗誤也此志上文言作鄜畤後九年作祠陳寶作祠陳寶在文公十九年是亦不數作鄜畤之歲也而此文公七十一年則上并作祠陳寶之年下連德公元年方合七十一年之數

後四年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考證臣召南按封禪書曰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以年表核之秦宣公之元年周惠王之二年也宣公四年作密畤此云後四年似亦訂正史記之失　史記攷異志疑並謂其後六年四譌六然史文其後六年上承七十八年而言則德公二年宣公四年是爲六年未爲誤也此言後四年

或是承作伏祠而言德公二年初伏

後十三年秦穆公立　封禪書作十四年按此史記之誤然宣公四年作密畤其後八年而宣公卒成公立四年卒而穆公立爲十二年則當云後十二年方合乃云十三年必上并作密畤之年或下并穆公元年方合十三年之數若斯之類史例多不畫一

後百一十歲周赧王卒　當云百十二歲他本作百二十歲二十即十二之譌倒

後二十八年秦并天下茅坤曰史記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漢書誤　按此承上文周祀絕而言初不誤

春秋六十未見皇孫　按元后以本始三年庚戌生至永始三年丁未年五十八此云六十舉成數爲言耳

天文志辰星殺伐之氣戰鬬之象也　至軍急約戰　按此

段乃述辰星應從天官書在辰星之下爲是天官書無首十一字

辰星　此段文覗覗諸星爲略益知前文當在此

名天宗　史記宗作泉按史記下文曰江池其昌則作泉是

然用之一決房中道宋祁曰朱子文云房字當作於字蓋言月之行其道雖多然皆決於日之中道也故其後云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又曰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如此則一決於中道爲允　天官書月行中道索隱案中道房星之中間也房有四星若人之房三間有四表然故曰房南爲陽間北爲陰間則中道房星之中間也故房是日月五星之行道然黃道亦經房心若月行得中道故陰陽和平案晉書天文志房四星爲明堂天子布政之

宮也又爲四表中間爲天衢爲天關黃道之所經也七曜由乎天衢則天下平和則所謂房中道者即中間天衢也朱改爲於失之未考

五行志奪民農時及有姦謀李奇曰姦謀增賦履畝之事也臣瓚曰姦謂邪謀也師古曰即下所謂作爲姦詐以奪農時李說是按下云妄興繇役以奪民財作爲姦詐以傷民財本文又加一及字則奪農時與姦謀自是兩事不得如李說

又執公師古曰十六年秋公會晉侯于沙隨晉受喬如之譖而止公　按春秋成十六年書不見公三傳皆無止公之事此子政之誤而小顏旣引沙隨之會何亦增止公之文

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韋昭曰魯郭門　按春

秋三傳並無此事桓十年郎之戰乃齊衛鄭三國非四國

仲舒學公羊或別有據

事王子猛師古曰猛景王太子　按景王太子名壽先卒

王子猛杜預以爲次正非太子

火災應之自然象也　以上皆春秋時事而入漢志失於

限斷

不敬而傋霿之所致也　按傋霿愚蒙也其字說文人部

佝下作佝務段注改務爲瞀子部敎下作敎瞀楚辭九辯作怐愗

玉篇引作佝愗人部　心部作怐愗荀子儒效作溝瞀此

志上文霿恆風若注應劭作㲉瞀廣韵五十候作㲠瞀又

作瞀瞀其音則作寇茂也山海經郭注又作㲉瞀

穀梁公羊經曰世室　按此下所引乃二傳文言經誤二

傳穀梁作太室與左氏同公羊作世室

兼過之矣　師古注用杜預按此句注言不過三歲必滅亡則上句注當引易三歲不覿句其說方明
莒怒伐魯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　按春秋公至自晉在叔弓敗莒之先此所言與左傳不合師古注亦郎正文爲說未以春秋傳文核對
惠帝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谷絕先是發民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是歲城乃成　按漢都長安高帝時未築城至惠帝三年始城長安城三十日罷歷三年而城乃成其用民力可謂寬矣不得以爲大旱之應紀不書此事
文帝三年秋天下旱　紀不書
景帝中三年秋大旱　紀書夏旱按武帝紀建元四年六月旱元封四年夏大旱民多暍死此並不及
元狩三年夏大旱　天漢元年夏大旱其三年夏大旱

征和元年夏大旱　紀皆不書
神爵元年秋大旱　紀不書
成帝永始三年四年夏大旱　紀不書　按成紀建始二年夏大旱此不及
後三世周致德祚于秦晉灼曰赧王奔秦獻其邑此謂致德祚也　按此謂顯王九年致胙于秦三世者安王烈王顯王也祚當作胙說文祚字見新附祚福之祚經傳多作胙晉說誤
操之急矣師古曰操持也謂執持所虜獲也　按操之急者言箝之敗秦不念舊恩其事持之過急耳非指虜獲言
劉歆以爲蝝螕蠹之有翼者　說文䖵部蠶蠹大螘也按說文虫部蝝下左傳言十五年釋文並引劉歆說蝝蠶蠹子也與此異

董仲舒劉向以爲蝝螟始生也一曰螟始生　此文重言螟始生誤也按說文虫部蝝下左傳宣十五年釋文並引董仲舒說蝝蝗子也則上螟字當作蝗爾疋釋蟲蝝蝮蜪郭璞注蝗子未有翅者則亦謂蝗始生也

不蕢澤注蕢穴也　國語注蕢決也

則區霿無識　區霿即傋霿也詳上

董仲舒劉向以爲時公觀漁于棠貪利之應也　按公觀魚于棠左傳曰非禮也且言遠地也是蓋盤于游佃之一端非貪利之事

有隼集于陳廷師古曰隼鷙鳥即今之鶽也說者以爲鶻失之矣　按爾雅釋鳥鶽鵏㝇說文作鴩鵏鼓也與隼絶非一類師古之說或唐時方言鶻淩本官本作鶻爾雅釋鳥鷹隼醜疏引陸璣曰鶻屬也則師古以爲失之者正舊

說也國語注隼今之鶚也

劉子單子專權蔡侯朱驕　按是時劉單未嘗專權也若專權則尹氏亦不能立王子朝矣左傳云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是懦而非驕也董語與左氏異

凡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　按此志春秋日食劉歆所言多差前二月葢歆自用太初厯以夏正推之故也

楚乘威席勝深入諸夏六侵伐一滅國觀兵周室　上文宣公八年七月甲子日有食之下云楚乘弱橫行八年之閒六侵伐而一滅國伐陸渾戎觀兵周室按其文與此大同而師古注六侵伐前則舉宣八年以前事此則舉宣十二年以後事何也竊謂文十四年孛入北斗以叔服之言爲允

地理志任土作貢　此下師古注頗用舊說而掩其名
冀州旣載師古曰載始也冀州堯所都故禹治水自冀州
始也　按旣載當下屬爲句舊說皆上屬爲句非也載字
當從鄭韋訓事也不當訓始至胡朏明謂載無始義則書
益稷鄭注詩騶鐵皇矣諸詩鄭箋孟子滕文公萬章趙注
爾雅釋天孫注皆訓爲始不起於顏也
厥田中中　師古所引二說前乃鄭說後乃王肅說
湖故曰胡武帝建元年更名湖商摧曰按郡國志注前志
有鼎湖此大字湖字之上脫鼎字小字胡應加水旁建元
之下脫一字更名之下又脫鼎字　史記武紀索隱鼎湖
縣名屬京兆後屬弘農昔黃帝采首陽山銅鑄鼎於湖故
曰鼎湖卽今之湖城縣也按小司馬之說可以輔王氏之
說矣然封禪書索隱又云案三輔黃圖鼎湖宮名在藍田

韋昭云地名近宜春案湖本屬京兆後分屬弘農恐非鼎湖之處與武紀之注自相矛盾武紀集解晉灼曰在湖縣韋昭曰地名近宜春使漢志本有鼎湖何晉韋二家皆未見及耶則武紀索隱之語甚可疑也此書武紀太子自殺于湖武五子傳太子之亡也東至湖宣紀故皇太子在湖然則武宣之世縣名湖不名鼎湖韋昭之注葢指前志湖下小注而今本奪耳鼎湖或是湖名也若湖本名鼎湖司馬彪不應但曰故屬京兆也晉志湖故曰胡漢武更名湖亦用漢志語續志林慮故隆慮殤帝改固始侯國故寖也光武中興更名臨睢故芒光武更名竹邑侯國故竹若湖縣前志名鼎湖當云故鼎湖而司馬彪不言則未嘗更名可知前志凡言有者並城邑鄉聚山水名則有鼎湖云者亦其比耳

濩澤應劭曰有濩澤在西北汪校曰案御覽州郡部九無

澤字觀應注縣名不當有澤字疑涉注文而衍侯攷　按續志濩澤侯國晉志濩澤並有澤字恐非衍字縣自以濩澤得名不必以應注爲疑水經沁水注沁水又東逕濩澤縣故城南葢以澤氏縣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九年晉取玄武濩澤者也據此則濩澤不當無澤字也

沾大黽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邑成入大河過郡五官本邑成作阜城考證臣召南按宋本監本及別本俱作至邑成入大河非也漢無邑成縣名阜城則勃海郡屬縣也尚書孔疏史記索隱並引此條曰東北至阜城入大河可爲確證今從之商搉曰邑成當作昌成後漢改阜成故鄭注禹貢作阜成詩邶鄘衞譜疏引此志作阜成者非元文又尚書後案曰據志清漳至邑成入河不言邑成屬何郡鄭則云至安平阜城入河疏則云至勃海阜城入河攷前志

信都國注引應劭云安帝改曰安平其屬縣有昌成續志
安平國故信都延光元年改其屬縣有阜成故昌城然則
前志上黨沾縣清漳至邑成入河邑字譌當爲昌成鄭據
東漢地理故云安平阜城若勃海郡之阜城雖載前志卻
與信都之昌成非一地卽與安平之阜城無涉孔頴達因
其名同而誤合之非也　汪校本亦以爲當作阜成與考
證說同按詩譜疏周禮職方氏疏引志阜成上有安平字
書疏引志則有勃海字史記索隱引志惟言阜成不言郡
名當是元文也王氏之說與齊相左今以水經注考之漳
水逕鉅鹿南宮堂陽扶柳之後又北逕昌成縣故城西此
昌成屬信都者也自是又逕十縣又東逕阜城縣故城北
又東北過成平縣南又東逕建成縣故城南又東右會楊
津溝水自枝水東逕阜城南此酈元以爲勃海之阜城也

禹貢錐指阜城故城在今縣東二十二里然則漳水先經信都之昌成後經勃海之阜城班云至此入河則當以後經者爲是王說甚辨而未可信也信都勃海壤實相接東漢信都爲安平國有阜城志云故昌成而勃海無阜城晉志則勃海有阜城而安平無之可知阜城實爲安平勃海接壤之地故時而屬安平時而屬勃海則謂其必非一地恐亦不盡然也志言過郡五王氏以爲上黨郡魏郡廣平國鉅鹿郡信都國也段玉裁說文水部注則數勃海而無廣平今攷水經注清漳水所經涉縣武安而與濁漳會又經鄴梁期卽褒斥上平恩此魏郡之縣也列人斥漳曲周南曲曲梁此廣平國之縣也鉅鹿鄡新市堂陽此鉅鹿郡之縣也南宮解陽信都下博扶柳昌成西梁桃樂鄉武邑東昌此信都國之縣也武隧弓高樂成此河間國之縣也

扶領志作蒲領脩市阜城成平建成章武平舒勃海郡之縣也
是所過之郡廣平勃海並有合之上黨爲過郡六矣此恐
志之誤耳王氏以阜城爲昌成故不數勃海然漳水所過
勃海屬縣凡七不止阜城則不得舍勃海而不言矣　又
按水經注衡水又北逕昌成縣故城西地理志曰信都有
昌城縣漢武帝以封城陽頃王子劉差爲侯國闞駰曰昌
成本名阜成矣應劭曰堂陽縣北三十里有昌成故縣也
按據闞駰之言則武帝未封侯國之時昌成本名阜成疑
昌城本分阜城以爲國莽時國絕東漢遂廢其地仍并入
阜城改屬安平耳據應劭之言知東漢之阜城亦非西漢
故昌成之地續志因其屬安平乃曰故昌成也魏書地形志武邑郡
阜成前漢屬勃海後漢屬安平
汝南郡莽曰汝汾分爲賞都尉考證臣召南按汝汾當是

汝墳之訛分爲賞賁都尉當是賞賁都郡之訛蓋莽改汝南郡曰汝墳郡又分置賞賁都郡耳商推曰按此郡屬縣宜祿縣莽曰賞都亭則此分爲賞都都尉者疑卽賞都之尉别治者非以都尉連文也　按如王說則尉者郡尉乎縣尉乎如爲縣尉則其秩甚卑不足言分如爲郡尉則郡尉漢改都尉無單稱尉者則其說非當以齊說爲是莽傳有賞都大尹王欽此其確證

南郡秦置高帝元年更爲臨江郡五年復故景帝二年復爲臨江中二年復故攷異按高帝元年楚柱國共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卽南郡故地也本項羽所封史家槩之高帝耳其五年敖子尉爲漢所虜則復爲南郡矣　按錢說是臨江郡當作臨江國恐是傳寫之譌景帝二年立皇子閼爲臨江王四年閼薨七年廢皇太子榮爲臨江王中二年

榮自殺是後國復爲郡矣然當四年閼薨之後七年榮未廢之前中間二年必復爲郡志不言略也

夷道莽曰江南應劭曰夷水出巫東入江宋祁曰巫字下當添山字　按應劭謂夷水出巫者卽據巫縣下所稱夷水云云也山字不當添江南水經江水注作江湖

巫夷水東至夷水入江過郡二行五百四十里　水經江水注縣故楚之巫郡也秦省郡立縣以隸南郡按水經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江東南過佷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東入於江佷山屬武陵是夷水實過郡三巴武陵南志云二者未得其實汪文盛本二作一者尤誤商搉徒見應劭夷水出巫之說謂巫與夷道俱屬南郡二當作一而未考水經水經注言夷水又東逕建平沙渠縣縣有巫城晉承孫氏分南郡立建平郡治巫城然則夷水自魚復至巫自巫自

假山也志原未言夷水出巫應劭強爲之說耳

高成洈水洈水所出東入繇繇水南至華容入江過郡二

按水經注洈水出高城縣洈山東逕其縣下東至孱陵入油水也孱陵屬武陵故云過郡二商榷欲改二作一非繇水當即水經之油水酈元以爲洈水入油油入江說與志合而段氏說文注則以酈爲謬其說甚辨然今不得繇水所在則是非正難定也

九江郡秦置高帝四年更名爲淮南國武帝元狩元年復故汪校曰元年水經淮水注作六年　按淮南王安於元狩元年謀反自殺則作六年者誤

昌邑武帝天漢四年更山陽爲昌邑國　按昌邑國以昭帝元平元年復爲山陽郡此不言鈌也事詳昌邑王傳

濟陰郡故梁景帝中六年別爲濟陰國宣帝甘露二年更

名定陶　按景帝中六年立梁孝王子不識爲濟陰王一年亡子國除是年爲景後元年此後無封濟陰者則其地爲郡可知宣帝甘露二年始以其地立皇子賜爲定陶王更爲定陶國四年徙楚則其地當復爲郡河平四年山陽王康徙定陶當復爲國哀帝建平二年定陶王景徙信都此後復爲濟陰郡故哀紀建平二年稱帝太后葬定陶發陳留濟陰近郡國五萬人穿復土也志皆不言

東海郡注應劭曰秦郯郡　按水經沂水注秦始皇以爲郯郡漢高帝二年更名

平曲侯國莽曰端平汪校本曰案齊氏召南曰東海一郡平曲二邑同名殊不可曉以莽所更名推之一顚一倒或者第二平曲是曲平史記稽疑證以水經注誤引平曲作西平益信齊說之確　按王子侯表平曲侯曾以本始元

年封即此所謂侯國也周勃子堅亦嘗封平曲侯見功臣表則平曲似不誤或縣與國不妨同名乎

都平侯國汪校曰案都平疑誤倒史惠景間侯者年表平都孝侯劉到索隱曰屬東海　按王子侯表都平侯臣以甘露四年封即此國也則非誤倒上郡有平都劉到所封當是彼縣

會稽郡　越絕二漢景帝五年五月會稽屬漢

豫章郡志但曰高帝置不言何年晉書地理志漢改九江曰淮南即封布爲淮南王六年分淮南置豫章郡惟布傳四年秋七月立爲淮南王項籍死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皆屬焉籍之死在五年衡山本吳芮國此時方以益布何以六年復分立豫章豈地分而仍屬布耶水經贛水注贛水又逕南昌縣故城西於春秋屬

楚秦以爲廬江南部漢高祖六年始命灌嬰以爲豫章郡治此即灌嬰所築也灌嬰官本趙本均改作陳嬰蓋以史漢表皆云陳嬰定豫章也第元和志洪州南昌漢高帝六年置虔州南康本漢灌嬰所置南埜縣也袁州宜春縣本漢舊縣灌嬰定江南所築城寰宇記略同二書皆言灌嬰是舊說相承如此其言六年置與水經注晉志合豈豫章之地至六年而始定本是廬江南部故分立爲郡以益布耶

廬江郡文帝十六年封廬江王賜景帝徙衡山則廬江已復爲郡志略

天水郡勇士屬國都尉治滿福莽曰紀德師古曰即今土俗呼爲健士者也隨室之初避皇太子諱因而遂改注校本官案据顏說志本作滿福避諱改勇士作注者遂綴原

文於此耳水經河水東北過天水勇士縣北酈注云地理志曰滿福也屬國都尉治王莽更名之曰紀德然則酈所見志作滿福矣又水經注諸刻作蒲福俟攷　按隋文皇太子名勇豈有避諱而反改勇士之理顏往謂改勇爲健耳隨固無太子名滿福者漢沿邊都尉治不必皆在縣城志中言都尉治某地者非一滿福葢勇士縣地故列于勇士之下酈元之注或有訛奪滿蒲字形近而譌典籍中最多未能定其孰是汪說謬續志勇士屬漢陽郡晉志無此縣葢省并矣

敦煌郡淵泉宋祁曰一本作拼泉　按續志作拼泉晉志作深泉者避淵字

上郡襄洛莽曰上黨亭　按上黨郡襄垣莽曰上黨亭似不應二亭同名恐此有誤

⿰氵㞷陶　按⿰氵㞷說文汪之本字隸省作汪耳乃孟康曰音汪恐陋不至此音汪景本作音枉當是也段玉裁據集韻三十六養作嫗往切謂丁度所據志作音枉其說可從別本汪作音注則譌甚

遼東郡襄平　遼東郡治見水經大遼水注

沓氏應劭曰沓水也音長答反師古曰凡言氏者皆謂因之而立名汪校曰沓字毛本誤作氏商榷曰觀師古注則解應注宜從毛刻　按應音長答反其作沓字甚明王說非

合浦郡合浦莽曰桓亭　按趙國莽曰桓亭不應相複合浦郡莽曰桓合則此當曰桓合亭奪合字耳

趙國景帝三年復爲邯鄲郡汪云三三當爲四史景紀四年冬以趙國爲邯鄲郡　按趙王遂以景三年正月反相距

七月城破自殺即除爲郡猶未踰年故班云三年不必以爲改班

眞定國武帝元鼎四年置　按諸侯王表眞定頃王平元鼎三年以常山憲王子紹封此云四年不同也眞定葢本常山之地常山爲郡而眞定方別爲國也

中山國高帝郡景帝三年爲國　按中山王勝以景三年封至宣帝五鳳三年絕國除當復爲郡此後十二年淸河王秃從中山復爲國十五年成帝建始四年又絕國除當復爲郡此後六年陽朔二年信都王興從中山復爲國班不言略之也

信都國　元帝建昭二年立皇子興爲信都王陽朔二年興從中山信都當復爲郡後十九年哀帝建平二年定陶王景徙信都復爲國此即略言之亦當云元帝建昭二年

爲信都國志略

河間國故趙文帝二年別爲國　按河間王辟彊以文二年封十五年絕後十年景二年始封皇子德爲河間王中間九年其地當入漢爲郡志略

甾川國　後并北海劉敞曰按甾川與漢俱不見并北海時至建武年乃省甾川入北海耳　按甾川以文十六年別爲國至莽時始絕其并入北海在建武十三年凡後漢所省併前志俱不言後并北海四字非班語

高密國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爲膠西國宣帝本始元年更爲高密國　按膠西于王端元封三年薨亡後國除爲膠西郡見景十三王傳此後三十五年本始元年始封廣陵胥少子弘爲高密王

廣陵國　武帝元狩二年更名廣陵　按江都王建以元

狩二年謀反自殺國除爲廣陵郡見景十三王傳元狩六年始封皇子胥爲廣陵王此但言元狩二年更名廣陵未備

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商搉曰秦以京師爲內史京師之外分三十六郡河東郡太原郡上黨郡三川郡東郡潁川郡南陽郡南郡九江郡泗水郡鉅鹿郡齊郡琅邪郡會稽郡漢中郡蜀郡巴郡隴西郡北地郡上郡九原郡雲中郡鴈門郡代郡上谷郡漁陽郡右北平郡遼西郡遼東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邯鄲郡碭郡薛郡長沙郡見班地理志但史記秦始皇本紀云秦初并天下分以爲三十六郡裴駰注歷舉三十六郡之名雖與班志約略相同而無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卻以內史充數又添入鄣郡黔中是爲三十六晉書地理志同愚謂班志裴注各有

誤何則始皇本紀又云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南越尉佗傳亦云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則三郡爲秦置無疑然并天下係二十六年事其時已定三十六郡南海等三郡是三十三年所置相去已八年不應入三十六郡之數班志疑誤後書南蠻傳秦併天下威服蠻夷始開領外置南海桂林象郡詳蔚宗意亦非謂一并天下即有領外意亦是說後來所置漢西南夷傳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以其衆王滇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漢興皆弃此國巴郡雖在三十六郡數內而黔中更荒遠略通置吏僅十餘歲而秦已滅則黔中之屬秦已當始皇三十年以後去二十六年初并天

下亦已久矣自不當在三十六郡數內裴注亦誤至兩粵傳云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句踐之後秦并天下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此一郡則班志裴注皆未之及此置郡亦必在始皇三十年後非初并天下事且秦雖置郡仍爲無諸與搖所據秦不得而有之所以漢擊楚二人即率越兵來助故不當在三十六郡數也然則於班去三外應入內史葢班志郡國一百三連三輔數則秦三十六郡亦應連內史數外尚少二姑闕其疑鄣郡亦似非又曰鄣郡或係楚漢分爭之際暫置復廢　按王氏駁班志其說頗確錢竹汀段懋堂並以班爲是者殆以三十六郡舍南海桂林象郡難得確數而班數適合遂以爲不可易然究難逃王所議也至王所言黔中郡之誤則是王之誤而非裴之誤史記秦紀昭王三十年蜀守若伐

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續志武陵郡秦昭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水經沅水注晉書地理志說並與范同然則黔中郡之屬秦在未并天下之前其地初非荒遠略通置吏僅十餘歲者也西南夷傳所言自謂西南夷諸國與黔中無涉王氏誤會史文而撰此說殊非段懋堂謂黔中郡志不之數不可爲典要則是太史公之文亦不足信矣其言尤武斷無理竊謂黔中在三十六郡之數裴說無可疑者至鄣郡亦見於漢初續志及晉宋二志並以爲秦置雖無佗確證然裴說正未可廢也　秦郡之置其有可考者漢中惠文後十三年南郡昭王二十九年黔中三十年南陽三十五年三川莊襄元年太原二年東郡始皇五年潁川十七年會稽二十五年並見於秦紀及始皇紀又如魏納上郡在惠文十年司馬錯滅蜀在後九年盡有韓

上黨在昭王四十八年不知是即年爲郡抑在後也　秦郡之名亦有因於舊者上郡故魏郡上黨故韓郡巴黔中漢中故楚郡並見史記世家雲中雁門代郡趙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燕置並見史記匈奴傳此外河東太原上黨南陽琅邪邯鄲雖因舊名是否先已爲郡則不可考　晉志始皇初并天下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於是與師踰江平取百越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凡四十郡其語爲王說所本近人以是說爲唐人所造前此無言之者然諸郡名續志宋志並與晉志說同豈得謂唐人所造耶

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　按合縣邑道侯國計之凡千五百八十七而此志所列實千五百七十九尚少其八東郡畔觀乃二縣也故分計之非史之闕文必傳寫訛奪也侯國二百四十一志所言者一百九十四蓋有奪

侯國二字者矣汾陰侯周昌曾孫明爲沃侯國土伍而志無沃國表無沃侯此又志表皆奪者又後文趙地下曰南至浮水浮水不見於志或卽班所遺漏者也

鍾代石北　鍾貨殖傳作種正義種在恆州石邑縣北蓋蔚州也

粵地牽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南海日南皆粵分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會稽　按會稽之越屬吳與粵地風馬牛不相及此文上云今之蒼梧云云接云其君禹後云云是混吳越南粵爲一是班之誤而何氏讀書記謂西漢會稽一郡吳[illegible]共之故前以會稽爲吳分此仍敘封於會稽明百越所始乃曲爲之說也會稽郡與南越九郡壤隔數千里其分星亦與漢時會稽自屬揚州南海諸郡自屬交州何嘗共之哉太史

公分東越南越爲二傳正以其壤地不同種姓亦異不能合爲一耳注中瓚非班顏非瓚劉又非顏其說紛紛而皆不知區東越於南越是猶以東越爲百粵之一而不知東越與百粵不相涉也若淩氏稚隆以句踐之粤爲楊粤尉佗之粵爲荆粵則又失考史記南越傳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是楊越正謂南越而非句踐之越荆粵之名史記所無不可爲典要句踐之後爲閩越王今請東海王搖說文閩東越蛇種也則東越可稱閩越然已非會稽舊壤矣

溝洫志　自井田之法壞溝洫之制已不可復易河渠爲溝洫非其實矣補注云用論語盡力溝洫之文

皇謂河公分何不仁張晏曰皇武帝也　按武帝作歌不得自稱爲皇史記皇作我爲是

藝文志中庸說二篇　按此則中庸一書西漢時已單行

入揚雄杜林二家二篇　按劉歆七略無揚杜此班氏所入

平原君七篇朱建也　按此列於魯仲連子後虞氏春秋之前蓋即戰國時平原君趙勝非朱建也朱建至文帝時尚在必應列於孝文傳後且史記附建於酈陸傳後乃辨士非儒家也疑朱建也三字乃後人妄增非班語

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　按上文凡五十二家八百四十七篇數不符未詳

而辟者又隨時抑揚師古曰辟讀曰僻　按辟猶偏也

鄭長者一篇　六國時　按六國時人何以列在武帝時人之後

張蒼十六篇　漢人何以廁於容成子鄒奭子之間

五曹官制五篇　漢制似賈誼所條　按漢之尚書五曹始於成帝時而此言賈誼所條似五曹之名肇于漢初矣

處子九篇師古曰史記云趙有處子　按今史記孟荀列傳作劇子處劇形近而譌徐廣所引應劭氏姓注亦云處子

尉繚二十九篇鄭樵曰尉繚子兵書也班固以為諸子類寘於襍家此之謂見名不見書　按兵形埶類別有尉繚三十一篇此二十九篇恐非兵書

右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劉奉世曰又少十篇　按實千三百九十篇此少數十篇也

右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　按以下文推之此下當有圖十三卷四字

右蓍龜十五家四百一卷　按上文凡卷四百七十七而

易卦八具不在內當有譌奪